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六

秦州見勅目

勅一作除

薛三瓊授司議郎畢四

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

居三十韻

乾元二年秋秦州作

大雅何家闊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

精靈二子陞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奧遷

擢潤朝廷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併

白相見眼終青伊昔貧皆甚同憂歲不寧栖遑

分半菽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忌妖氛逐杳冥
獨慙投漢閣俱議哭秦庭還蜀祇無補囚梁亦
固局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帝力收三統天
威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惟馨雜種難高
壘長驅甚建瓴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
初還日羣公若會星宮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
官承趨栖鳳朝回歎聚螢傷舊日請書之勤喚人看驥
裏不嫁惜娉婷兩句開合謂異巧相邀自惜過時也閨世乃知其恨詩未易讀

初看掘劔知埋獄提刀見發硎侏儒應共飽漁

父忌偏醒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

急烽火未全停師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坰忠臣

辭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鄙元勳溢鼎銘

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隴俗輕鸚鵡原情類

鵲鳴秋風動關塞高卧想儀形洙曰嵇康絕交書潦倒粗疎夢

弼曰諸生公自謂也文章開突奧言其文章深

邃也突烏吊切荀子突突之內突字正作突尔

雅室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突釋文音要

洙曰劉孝標絕交論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

一毫趙曰半菽字祖出項羽傳歲飢人貧卒食
 半菽朱曰揚雄傳王莽誅錐豐惠及揚雄時雄
 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
 從閣上投下幾死吳入郢申包胥求救於秦秦
 兵未出包胥哭於秦庭者七日勺水不入口司
 馬相如蜀人也後富貴還蜀梁孝王怒鄒陽下
 獄更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王立出之夢弼曰
 還蜀囚梁公自喻也時謫為華州司功夢符曰
 漢書三統謂天統地統人統為夏商周之正三
 也趙曰舊都指長安鷓曰漢書註引蔡邕云天
 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朱曰漢書
 羌胡雜種類不一也高帝紀地勢便利其以下
 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建居假
 切瓴盧經切夢弼曰長安志淑景殿望雲亭皆
 在西內洙曰官臣謂薛受司議郎為東宮柱史
 前畢受監察御史漢官儀侍御史在周官為柱

下史趙曰點染為文字也零丁介獨之貌夢弼
 曰官黍趙泗鳳公自叙曩為冷遺在諫省持也
 晉車衛家貧夜囊餘火以照書驥襄良馬也娉
 婷佳人也皆公自喻也洙曰晉張華見斗牛間
 有紫氣補雷煥為豐城令掘獄墓得雙劍莊子
 庖丁解牛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音刑
 砥石也漢東方朔傳武帝令侍詔公車倭祿薄
 朔給侏儒曰上欲盡殺若曹侏儒號位頓首上
 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怨侏儒為朔對曰侏儒長
 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餘亦
 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
 死上大失因使侍詔金為門遂稍得進用焉
 屈原既放行吟澤畔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
 歟何故至此屈原曰哀人皆醉我獨醒漁父曰
 何甫其措而吸其醪夢弼曰後漢志隴西郡渭
 水所出東流長安今吳旅泊窮渭長吟望濁

涇蓋公在秦州而憶長安也沫曰羽書者以鳥羽插檄書也魏告四方示其速疾也鼎銘者銘功於鍾鼎也爾雅曰四時調謂之玉燭青萍劍名也補衡鸚鵡賦命真人於龍城冠雲霓而張羅蓋鸚鵡乃雁右所出夢弼曰鄭氏詩箋云鶴鳴水鳥而在高原失其常處則飛鳴求其類此公自况自望於薛昇二子也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

長史參三十韻

公自註時患瘡病夢弼曰高適由太子詹事出刺彭

州岑參由補闕遷虢州長史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

甚長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

物情往往見無惟詞客未忘耳

有味其言

海內知名士雲端各異方高岑殊緩步沈

鮑得同行意恹閑飛動篇終接混茫

即子美自道可為誤

入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

命可傷

其不足可見然少露上言富駱盧王者爾者高岑也子美豪放磊落如此

諸

侯非棄擲半刺已翱翔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使

將男兒行處是客子鬪身強

實語

羈旅推賢聖沉

綿抵咎殃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

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潜隙地有靦屨鮮粧何大
龍鍾極于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

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心微傍魚鳥

即小心也用得

作肉瘦快豺狼隴草蕭蕭白洮雲片片黃彭門

劔閣外虢略鼎湖傍荆王簪頭冷巴笈染翰光

烏麻蒸續晒丹橘露應嘗豈異神仙宅俱蕪山

水鄉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床更得清新否遙

知對屬忙舊官寧改漢淳俗本歸唐濟世宜公

等安平亦士常虫尤終戮辱胡羯漫猖狂會待

妖氛靜論文暫裹粮

夢飛曰昔江淹嘗夢還人筆詩絕無羨句人謂才盡

洙曰潘安仁有秋興賦沈鮑謂沈約鮑照也趙

曰沈佺期祭文思含飛動才冠卿雲夢弼口富

家暮略實主盧照隣王勃皆文章之伯洙曰刺

史古之諸侯也庾亮書別駕任居刺史之半諸

侯謂適也半刺謂岑山羈旅惟賢聖言孔孟尚

羈旅也夢弼曰昔顓帝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

一居江水為瘴鬼洙曰俗言辟瘴鬼必伏於幽

隙之地不尔即畫易容貌趙與岑賓退錄云世

人瘴疾將作謂可避之它所間巷不經之說也

然自居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投謫制時

力士万逃瘴功臣閣下柱下子美詩三年猶瘴疾

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潜

陳也有靦髮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蒼舒曰按廣韻龍鍾竹名世言龍鍾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拽不能自禁持取此義趙曰後漢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竟隱于鹿門山不返魯曰嵇康遊山澤觀魚鳥而心甚樂之夢弼曰隴草洮雲公言其客居之景物也彭門劍閣俱在蜀左傳盡魏略即魏州而魏之湖城縣有鼎湖此言高岑二子居官之地也洙曰荆王出魏巴箋蜀箋也夢弼曰陶隱居本草云胡麻當九蒸九曝熬搗充餌註胡麻烏者良今言烏麻丹橋亦彭魏二州所出也後漢岑彭傳彭惡所營地名彭亡欲徙之今云萬官寧改漢或用此師曰魏本晉地詩晉國風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素之遺風焉洙曰史記黃帝擒移蚩尤胡鳩旃安史也葛常之詩話云

詩人贊羨同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璧玉錦繡花草之類至杜子美則豈肯作此陳腐語耶如寄岑參云意愜閑飛動篇終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一飛動崔霽盧珣云藻翰惟牽牽湖山合動搖贈陳諫議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云羨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視餘子其神芝之與腐菌哉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云老杜贈太白二十韻備叙白

事盡得其
故迹矣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

鬼神彼此略稱○自養適聲名從此大汨沒一

朝伸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獸
 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乞歸優詔
 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
 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

十字可誦善無鄰最切當

慶士禰

衡俊諸生原憲貧稻梁求未足惹茲謗何頻五
 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

麟 此用夫子事註亦未喻

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楚

辭醴日 着他用意 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

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

乘槎與問津 洙曰賀知章號四明狂客見太白文章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

召見金盞殿奉頌一篇有詔供奉翰林趙曰太白墓碑云玄宗宗泛白蓮池召白作序時白被酒

命高力士扶以登舟夢弼曰白外傳云白作樂章賜錦袍今云獸錦蓋錦織成獸文也奪字如

宋之問傳武后遊龍門詔從臣賦詩東方朔詩

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洙曰白為高力士所諧自知不為親近

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夢弼曰按公傳嘗後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臺慷慨懷古李白集有梁園醉歌汴州即梁園故地謝惠連雪賦

梁王不悅遊於兔園是也又公與太白嘗同遊
山東故云行歌泗水春洙曰後漢橋衡字正平
孔融上疏薦之曰處士橋衡年二十四英才卓
礫莊子原憲口憲貧也非病也夢弼曰後漢馬
援征交趾載意欲種還人謗之以為明珠大貝
此以喻白之遇諛求王璘反謂白為參屬與謀
也希曰大庾始安臨賀持陽揭陽為五嶺書註
三危西裔白以永王璘之累流夜郎五嶺三危
與夜郎鄰境也洙曰賈誼為長沙王傳不得志
有鵬飛入誼舍自傷以為壽不能長乃為賦以
自廣趙曰孔子見魑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
矣蘇武在匈奴十九年而還黃公乃四皓遊秦
居商山申公見楚元王不能設醴酒而辭行鄒
陽見怒於梁王下獄遂後獄中上書此皆以此
白之不從永王璘而璘本待白之薄當時不見
察已施之法誰能為陳此義也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

老五十韻

鶴曰賈至由中書舍人出守汝
州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嚴五由
給事中兼京兆尹坐瑯事貶巴州刺史公
嘗為左拾遺兩首相呼為閣老也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官兩

油然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

瀨客星懸憶昨趨行殿殿憂捧御筵討胡愁李

廣奉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脩水戰船蒼茫

城七十流落劍三千畫角吹秦晉

○畫角吹秦
晉奇怪不根

旄頭俯澗渾小儒輕董卓有識笑符堅

其用事如此

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方思助順一鼓氣

無前陰散陳倉北晴熏太白巔亂麻屍積衛破

竹勢臨燕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

引佳氣拂周旋

描摸老成○亂來讀此十字末痛來生

貔虎閑金

匣麒麟受玉鞭侍臣諳入仗廐馬解登仙

殘事不俗

俗意不俚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

老淚潺湲哭廟悲風急朝正暮景鮮月分梁漢

米春給水衡錢內蓋繁於纈宮花軟勝綿恩榮

同拜手出入最隨有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

轡齊兼秉燭書枉滿懷牋

總復京便有此樂是此時殘破巡尚自庶

幾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鍛翻

再聯翩禁掖朋從改徵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

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師資謙

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翠

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

此紅翠在新舊下別是凄斷斷

賈筆論

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

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

拳言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泉且將棊度日應

用酒為年甚言避禍之道可念典郡終微眇治中實棄捐

安排求傲吏比與展歸田此展字屬治中去去才難得

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三見焉字惟此

耳隴外翻投迹漁陽復控弦笑為妻子累甘與

歲時遷親故行穉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

失侶自迤邐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

雄俊志在必騰騫泊語如此使人意盡○趙曰南中志鳥道四百里以其險

絕特上有飛鳥之道耳洙曰漢賈誼洛陽人事文帝黜為長沙王太傅嚴子陵變名姓披羊裘

釣澤中光武徵之因共偃卧子陵以足加帝腹

計太史奏客星犯御座除為諫議不屈後又名

其釣處為嚴陵瀨夢弼曰憶昨趨行殿公自叙

謁肅宗於行在也趙曰無復雲臺仗言當昨行

宮草創不復嚴整法仗也庾信哀江南賦猶有

雲臺之仗洙曰漢酈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

兵也。涸堙之水，隱伏胡星，言東都為賊所陷也。前漢志：昂為旄頭，昴星也。洙曰：漢董卓廢立，凶暴無道，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以韓馥等為刺史，馥等到官，各興義兵，同盟討卓。秦符堅逼眾伐，晉遂至破敗。撫、馮、鮮卑符融諫不聽，後為鮮卑所亡。夢弼曰：董卓符堅以喻思明，祿山之必亡也。朱曰：山海經赤帝之女嬉遊東海，溺而死，不返，化為寃禽，名曰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商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傳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戮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趙曰：此皆言安史之不知量也。晏曰：左傳曹劌曰：夫戰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二而竭。夢弼曰：陳倉太白俱在鳳翔，此言肅宗時駐蹕鳳翔也。按志：鳳翔府寶雞縣，又更名陳倉縣，縣有寶雞山。按列異傳：秦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以獻諸公道，各二童子，童子曰：

此名為媼媼，復曰彼二童，名為陳寶，得雉者。王得雉者，霸陳倉人，捨媼逐二童子，化為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雉，又化為石，置之沂渭之間，至文公為立祠，名陳寶祠。又按志：鳳翔之郿縣有太白山，按水經注：山上夏宿雪，故名，錄異記：金星之精下墜化為白石，狀如美玉，故名。洙曰：衛河北也。燕范陽也，時祿山反於范陽，陷河北諸郡，漢書：死人如亂麻。晉杜預傳：令兵威已振，勢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閔中記：閔內八水，王師下八川，謂長安收復矣。趙曰：時公為左拾遺，扈從還京，洙曰：光武紀：望氣者見舂陵郭，喏曰：氣佳哉！鬱鬱葱葱，夢弼曰：職儀云：黃帝駕乘黃而去，後因以名廐王，隱晉書：宣帝內廐馬，一日風靜，天霽，有羽鶴飛至，廐化為青衣童子，騎一大馬，乘空而去。梁漢米謂梁漢所貢賦之米，謝承後漢

書章帝分梁漢儲米給民人宣帝本始二年春
以水壅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註云水衡與少
府皆天子私藏也魯曰內莖宮花也朱曰顏延
年詩鳶翻有時鍛殘也所介切夢弼曰漢元帝
寢疾史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以諫註以
蒲青為席用蔽地也時公任拾遺故云前漢儒
林傳伏生年九十餘以書教于齊魯洙曰詩成
是貝錦箋云喻諛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
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趙曰鵑鷹屬也謂兩閣
老如浦鷗詭言如霜鵑鵑不空拳則鷗有碎首
之防矣洙曰晉職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趙
曰治請作平聲洙曰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慶
順故安世安功曰郭景純詩漆園有傲吏註
子嘗為漆園吏楚或王聘之欲以為相謂使者
亟去無汙我故曰傲吏夢弼曰持史思明復作
凡於漁陽乃蘆州也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卧嵩陽客三遠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
時人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羣兇彌宇宙此
物在風塵歷下辭姜被閑西得孟鄰早通交契
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
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
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潛託
所親寧開倚門夕盡力潔冷晨踈懶為名誤驅

馳喪我真索居猶寂寞相遇益愁辛流轉依邊
徼逢迎念席珍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
脩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
存想青龍祕騎行白鹿馴耕岳非谷口結草即
河濱肘後符應驗囊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
覲眇無因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
武何處且依仁鼓角凌天籟關山信月輪官場
羅鎮磧賊火近洮岷蕭瑟論兵地蒼茫闔將辰

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紛高興知籠鳥斯文起

獲麟窮秋正搖落迴首望松筠

鶴曰嵩陽穎水皆在河南洙曰

謝靈運好登陟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陶淵明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着之黃曰此物指魁也夢弼曰歷下關西公言昔與魁相聚之地趙曰後漢姜肱有兄弟四人居貧作一布被而共之洙曰列女傳孟子之母兄三徙而舍學宮之旁孟子嬉戲於是為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夢弼曰魏曹植字子建能詩漢張芝字伯英好草書洙曰薛包事母至孝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遠也至期母必倚門望之包必至矣東廣微補亡南陔詩馨尔夕膳察尔晨飧邊徼邊境也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後漢志光武立高廟于洛陽

四時裕祀高帝為太祖一歲五祀夢弼曰此喻
肅宗重建七廟也朱曰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
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青龍乃道家存想之術
周真義入龍嶠山見羨門子乘白鹿而行楊子
谷口鄭子真耕于岫石之下漢文帝時河上公
結草為庵于河濱讀老子帝駕往詣之晉葛洪
有肘後方數卷趙曰四鎮皆置官場收賦劔以
供軍需也鶴曰鎮磧如此庭都護府有神仙鎮
及有小磧是也夢弼曰洮民言臨洮岷山也考
輔曰潘岳秋興賦猶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
之思夢弼曰孔子春秋起於獲麟葛常之韻語
陽秋曰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
寄張山人詩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
可老一字買堪貧喜詩觀到詩云待尔噴鳥鵲
拋書示鵲鵲枝間喜不去原上急魯經晴詩云
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

又陰卧病詩云滑憶影孤飯香聞錦帶菱榴匙
兼暖腹誰欲致盃鬯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
謝靈運廬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飛老
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噴徒自傷李太白亦時
有此格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誣公丁
投杼感慈親是也

前出塞九首

鶴曰前後出塞詩乃乾元時
又在秦州思天寶間事而作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
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

聲行負戈

脩可曰按唐西州交河在伊州西七
百里河水分流繞城下因以名之劉

曰漢書竇榮亡命山林顏註去命名也謂脫其
名籍而逃亡也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

如親歷世苦。極征行孤往之志人所不能自道詩必如此序情

能自道詩必如此序情

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

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

試舉旗

賦至此極可壯可傷。洙曰梁簡文帝紫騮馬詩青絲懸玉鐙又宛轉青絲韉

曹子建詩仰手接飛猿俯身散馬蹄左太冲賦振身千仞岡又云斬將舉旗

磨刀鳴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錯

已矣

又緩而怨

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

麟戰骨當速朽

夢弼曰三秦記隴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

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故名嗚咽水漢武帝獲白麟作麒麟閣以繪功臣像

送徒既有長遠成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

怒嗔

即不受徒旅欺索之愈有

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

我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洙曰送徒字如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是也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

盡聞

眼前語意中事通透自別亦極哀怨之体所以可傳

隔河見胡騎

倏忽數百羣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夢弼曰漢衛青

少時父使牧羊皆奴畜之有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後拜為車騎將軍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

擒王

用諺語或自作諺語皆是

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

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此其自負經濟者匡中常有此人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魯

水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

望不可攀

作者緩急自然○脩可曰漢書高祖將名擊匈奴會冬雨雪士卒墮指者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

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

千載不死潛身

脩行列一勝何足論

脩可曰烈士傳眉間尺楚人常於夏納涼而抱鉄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

產一鐵楚王命鑄劍鑄為雙劍一雌一雄鑄劍乃留雄而以雌贈楚王劍在匣中常悲鳴楚王

問君臣對曰劍意雌雄鳴者雌憶其雄也王大怒收鑄劍殺之眉門尺乃為其父殺楚王

越絕書曰楚王作鉄劍二枚晉鄭聞而求之不

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楚引大阿之劍登

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脩可

曰漢書霍去病衛青擊匈奴虜名王貴人以百

殺唐曰漢紀註名王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

雷同。乃併與軍中始忌之。中原有鬪爭况在狄

與戎。謂爭功者。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

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

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班白居易上

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别有贈含笑看吳鉤。呂曰

字出吳志中郎將月祗乞於鄱陽召募蓋召謂自隱度而應募為召募也趙曰詩生于道周曲

也脩可曰吳王闔閭命國中作金鉤令曰善者

賞之百金有貪王之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統

金遂成二鉤獻而求賞王者為鉤者衆子獨求

賞何以異作鉤者曰吾之非鉤也殺二子統成

二鉤於是向鉤而呼二子之名曰我在北三不

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尊王

大驚曰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

身見吳越春秋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

蕭蕭。復欲一語似此殆千古不可得其時其境

其意即曹子建鬼媿負橫槊間意贊說不

能盡也。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

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慄不驕借問大將

誰恐是霍嫖姚

此詩之妙可以招魂復起○夢陽洛邑也洙曰詩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云

言下謹謹也荆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趙曰工

卒之多則將各有一幕故一部伍之人至一日春

各相招招認以居其幕也茗溪胡仔曰後出塞詩

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陪柏中丞觀宴將

士詩云漢朝頓選將應拜霍嫖姚按漢書霍去

病為嫖姚校尉服虔曰奇飄搖師古曰嫖頻妙

反姚羊召反栗姚勁疾之貌也又按荀悅漢紀

作票鷄字云今讀者為飄颻不當其義余謂子

炎以平聲用此兩字蓋取服一音耳王荆公嘗

有詩云莫教空說霍嫖姚亦承襲子美而用也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此義亦人所未及

豈知英雄

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

魏虎子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

世關玄冥北村以奉吾君○獻凱日繼踵兩蕃靜

無虞燕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

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與臺軀主將位益

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道衢希曰兩蕃

詩南隣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左傳皂臣與與臣

積山共遠玄宗御承天門率百官迓之賞賚無

也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

足論解事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

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

幸脫免窮老無兒孫烏至退軍人則無餘矣○

家子善騎射補羽林余曰左傳晉政多門朱曰

時祿山自幽州起兵陷河洛希曰漢高紀從間

道走歸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際而行不公顯也

東坡志林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

身歸國而祿山盡殺其妻

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示姪佐

公自註佐章堂在東柯谷鶴曰按世系表佐是襄陽房殿中侍御史

正 睇之

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茅屋趣只想竹

林眠滿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嗣宗諸子姪早

覺仲容賢師曰七月秋風起八月風高九月風落涿曰晉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

叔父藉為竹林之遊

佐還山後寄三首

鶴曰還山謂歸東柯谷也

山晚黃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入欲到林黑鳥

應樓野客茅茨小田家樹木低舊諳踈嬾叔須

汝故相携

趙曰嵇康絕交書性復疎嬾

白露黃梁熟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頗覺寄

來遲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愛正

想滑流匙

幾道泉澆圃交橫落幔坡歲蕤秋葉少隱映野

雲多隔沼連香芰通林帶女蘿甚聞霜薤白重

惠意如何

洙曰分引泉以灌園故交橫而落幔也波言坡下青翠如幔也

宿贊公房

公自註贊京師大雲寺王謫此安置即曰贊公與房瑋遊從瑄

既得罪贊公亦被謫於秦州也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

池蓮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宿隴

月向人圓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白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

青筵水淨樓陰直

寫景貴得自然

山昏塞日斜夜來歸

鳥盡啼殺後棲鴉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

物則悲傷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

自字田父泥飲詩云步履隨春風村村自花柳

遣興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

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

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下詩云古牆猶竹色虛

閣自訟聲言人情對景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

無情之物也

物也

廢畦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天風吹

汝寒綠霑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

君白玉盤

除架

公自註瓜架也

束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疎幸結白花了寧辭青

蔓除秋虫聲不去暮鵲意何如寒事今牢落人

生亦有初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鶴曰西枝村在秦近邽有巖竇之勝杉漆

之利贊常稱之公自華至秦意欲居之故

尋置草

堂地焉

出郭眄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

細字一皆可

矣曲折方屢渡贊公場休徒好靜心迹素昨枉

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怡然共携手恣意同遠步

捫蘿澁先登陟巘眩反顧要求陽岡暖苦陟陰

嶺返惆悵老大藤

與細字一字相似

沉吟屈蟠樹卜居

意未展杖策迴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朱曰趙景真書泐澤求溪披榛覓路落弼曰湯休乃僧惠休也

掌以詩約公為勝居盛稱岩中之意公謂其才忍挺出煙霞之外故云霞上作也

陽山北曰陰山南向陽故賦山北背陰故返寒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

自然語

土室延白光松

門耿踈影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然林中

薪暗汲石底井大師京國舊德業天機秉徒來

支許遊興趣江湖迥數竒謫關塞道廣存箕穎

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尋豈一路遠色有

諸嶺晨光稍矇矓更越西南頂

夢弼曰大師指贊公也京國舊

謂京師上刹禪宿也晉許詢嘗與道人支遁遊山谷曰漢書李廣數竒師古以為命隻不耦合

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
因此詩註仍舊哥故辨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卜隣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陰
崖秋重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蕪土斯
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午頗和
暖石田又足收當期塞雨乾宿昔齒疾瘳徘徊
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荆具茶茗徑路通林丘
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踈散連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歲
月古石間見海眼天畔縈水府廣深丈尺間宴
息敢輕侮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絲氣或
上爛熳為雲雨山頭到山下鑿井不盡土取供
十方僧香羨勝牛乳北風起寒文弱藻舒翠縷
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宅下流餘潤通
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

夢弼曰增輝記
招提者梵言拓

聞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招為
招又省去闔奢二字止稱招提今十方寺院是
也廣雅黃精龍術草也本
草黃精又服輕身延年

空囊

鶴曰空囊詩所賦即史稱公去客秦
州負薪採榜標以自給之意

翠栢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
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澁留

得一錢者

脩可曰列仙傳仙人僅食松栢之
實趙曰楚辭歎正陽而餐朝霞計陵

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者口始出亦氣也後漢
趙壹云文籍虹滿腹不如一囊錢希曰梁武帝
評羊欣書似婢作
大人舉正羞澁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

傷心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

動一沉吟

趙曰此暗使田子方事田子方出見
老馬於野喟然問於御者曰此何馬

也對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為用故出放之
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之所下
為也命束
帛贖之

送人從軍

公自註時有
吐蕃之役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渡沙磧累月斷

人煙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

意氣浩然可以勸忠非淺之尤

夫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韉

鶴曰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而唐志

合黎山在甘州弱水則柳子厚所謂四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者陽關唐志云在沙州二地乃徠吐蕃之所也沙磧自是兩名禹貢弱水餘波入于流沙楚辭之害流沙千里註沙流而行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縱橫千里磧則如西川有礪石磧地庭都護府有小磧是也

送靈州李判官

鷄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

月黃將軍專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

兵動朔方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為軍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

邊城

如畫出塞圖矣

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

近日因見古人情

兩語兩意別離則昨日矣往

之悲也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

終極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為世塵嬰頗

帶憔悴色楊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甚有悟入

謂固是紀時節不妨暗用祥語也是身如浮

雲安可限南北異縣逢舊友初欣寫曾臆天長

閑塞寒歲暮飢凍遍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

馬嘶思故櫪歸鳥盡斂翼古來聚散地宿昔長

荆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定功曰釋氏書

酒甘露之水趙曰言楊柳者以見贊長時猶為

寺生來秦州而忽見豆熟之際矣夢弼曰兩或

作兩豆子兩已熟言來秦州已經兩年矣蘇曰

崔玄見習鑿齒曰豆子熟矣張巨曰豆子眼中

黑精也言無邪現也沈宏詩總曰東坡送小本

禪師赴法云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此一句

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

全語豈偶然用之耶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俯曰按地理志鳳州兩當縣以

大勢閑與嘉陵地勢險隘相當故名鶴曰

趙清獻公自成都被召還朝宿兩當縣廣

柳驛有詩云被詔趨都景物踈兩當中夜

宿中途註云圖經云東京西蜀至此道里

均焉故縣

名兩當

寒城朝煙淡。

五字妙在目前。○世間常有此語自不多遇。

山谷落葉。

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鷓鴣號在渚日色。

傍阡陌。

兩語復稱。

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哀哀失

木狃矯矯避弓翻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昔

在鳳翔都共通金閨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

戟兵家忌問謀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

慎剖折不忍殺無辜所以分黑白上官權許與

失意見遷斥仲尼甘旅人向子識損益朝廷非

不知閉口休却。

刺余語。

力陞實心八相

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也心多違出門無與

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

子美心事如此固一出言而傳不

朽非徒言也。○沈曰相如上。賦亂鷓鴣註云

詩通波激在渚

註云狂渚曲渚也。○曰阡陌田間道也南北

指吳侍御也前漢暴勝

之為直指使者衣。○持斧通

羣盜長少郡

潭州也。洙曰。○都

余救切趙曰

淮南子鴈銜蘆而翔。○昔

比吳之失所

也。夢弼曰鳳與吳侍

鳳翔各居諫官

之職故云共。○間去聲

切。○官

言宰相

弼曰仲尼旅人也

可曰後

矣

家讀易至損益卦曰然曰

吾

不如賤未知死何如生耳師

曰

遺見吳之斥而不能言深自

責

趙曰詳味詩意吳侍御遷謫之因

為辨

民不是姦細以此忤權貴而得罪耳

發秦州

趙使云日在房公起秦亭十一月
至西康冬春之間發同谷發劔門

其在同谷茅茨蓋不盈月耳崔德符曰兩
紀行時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

都二十四首詩皆以紀行為先後無復差

韓子蒼嘗論元詩筆力變化當與太

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朱文公

語錄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

如目秦川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

也鶴曰按九域志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

六十五里同谷其邑也。乾元二年冬
自秦州如同谷至成都紀行所作

我衰更懶拙生意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

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况

聞山水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

崖蜜亦易求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雖傷

旅寓遠居遠平上遊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

應接非本性未銷憂公谷無異石塞田始

微收山復慰然。又由日色隱孤戍烏

啼滿戈 中宵 去飲馬 汎磊落星月

高岑 務 弘乾坤內言上長也悠同谷

嘉州 破故云樂土彦曰桂辭 無衣而南州 弼曰州日

氣曉故 鮑置一 在唐為亞 丁生也 銷憂

蜂於崖 所作之蜜成州 卯暇日以銷憂

赤谷 鶴曰赤谷有亭當在秦州近境 亦有赤谷西嶽詩

天寒霜雪繁 游子有所之 豈但歲月暮 重來未

有期 晨發赤谷亭 艱方白 茲亂石無改轍

早已載脂山 深苦多風 落日童稚 飢悄然村墟

迥煙火 何由追貧病 轉零落 故鄉不可思 常恐

死道路 永為高人嗤 夢弼曰按地理志秦州隴

三秦記云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又云二有

清水四注而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

見秦川肝腸斷絕按公集前有赤谷西嶽詩云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 縹緲乘險絕 峽形藏堂隍 壁色立

積鐵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脩纖無限竹嵌
空大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水
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
踰三年迴首肝肺熱立之曰破形藏堂隍謂山
臺如堂隍破藏于兩山之
間也夢弼曰嵌空太始雪謂破中常有雪自擊
開混沌以來其雪未消也趙曰抵者逢抵之抵
抵弧矢則遭
用兵之時也

鹽井

鶴曰食貨志唐有益井六百四十一成
州焉州井各一此當是指成州鹽井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官作既有程煮鹽煙

在川汲井歲捐捐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

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何良歎

嗟物理固自然

夢弼曰鹵說文鹹地也東方謂
之斥西方謂之鹵草木白言生

鹽花也脩可曰許慎說文曰鹵鹽池也漢書宣
帝常困於蓮勺鹵中註蓮勺縣有益池廣數十
里其鄉人名鹵中夢弼曰捐戶骨切用力貌然
木非莊子子貢見漢陰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
而入井抱甕而出雖捐捐然用力甚多而見功
寡洙曰莊子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夢
弼曰官買鹽每斗錢三百商轉販
石得六千言加倍而獲其利也

寒峽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
天寒寒硠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泝
沿增波瀾野人尋煙語行子傍水滄此生免荷
受未敢辭路難怨傷中厚得詩人之正○洙曰
尔雅釋雨土為霾夢弼曰受庸
朱切古今註載之遺
象也詩荷戈與及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强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
寺古嬋娟碧鮮淨蕭緘寒籥聚回回山根水冉

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

謂泉行高山下如雨初
冷氣四散為雲也

日翳復吐朱薨半光炯戶牖粲可數拄策忘前

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

語自
老意

○洙曰左太冲吳都賦其竹則擅奕嬋娟玉潤
碧鮮趙曰唐孟郊有三婢娟詩謂竹婢娟月婢
娟人婢娟也鄭曰緘子六切又所隔切田曰洩
與泄同泄猶出也洙曰公在道中是仲冬之交
而聞子規盖入南
州地氣之暖故也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

參錯林迴，破角來天，窳壁面削，礮西五里石奮。

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

風霜霰浩漠，漠昨憶踰隴，坂高秋視吳岳東笑。

蓮花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佐壯觀，已謂殷寥廓。

突兀猶趁人，謂前險已盡至此及茲嘆冥冥。鄭

礮苦矣切今作溪泰伯曰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岳山註云吳岳也彭曰國詔謂之西吳秦都咸

陽以為西岳夢弼曰唐隴州吳山縣西四十里有吳山其頂有五峯是也洙曰華山有蓮花峯

崆峒山在隴右殷音隱

龍門鎮

細泉兼輕水，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短。

景急石門雲，雷隘古鎮峯，巒集旌竿暮，慘澹風。

水白刃澁胡，馬屯成阜防，虞此何及。彼此成阜而此防龍

門豈相及哉，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洙曰漢高紀棧

非後時也道註云棧即閣也，合謂之閣道，棧土諫反，又土

坂反夢弼曰編竹為閣道，謂之棧道，歐公曰短

景急言日短急於奔程也，趙曰成阜乃鞏隘之

地，胡馬指言安史之兵耳，洙曰防虞此何及言

已後時矣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戎
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
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采芡
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幹盡，無以充提携。柰何

魚陽騎，颯颯驚烝黎。

夢弼曰：戎音戎，狻狁之屬。趙曰：此詩起句連四我字。

乃公之新格，劉琨扶風歌止曰：鹿遊我前，猴戲我側，兩句而已。夢弼曰：仲冬見虹霓，紀異也。趙曰：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此摘用其字。梁推汴州齊指山東皆安史之兵所在，此言

米箭以輸官也。鄭曰：斡古旱切，亦作苛，洙曰：祿山之亂，所領皆漁陽突騎也。

積草嶺

公自註同谷界

連峯積長陰，白日迤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

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衰

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佳主

人情如巴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

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相去尚百理想像如見願休焉息焉之志也。○夢弼

曰：明水縣屬興州。唐志明作鳴言路異者自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趙曰

謝靈運鄴中詩序云二三諸彦左太冲詠史詩
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鶴曰邑有佳主人當
足指同谷
縣幸也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清泥中泥淨非一時版築勞
人功不畏道途永反將汨沒同白馬為鉄驪小
兒成老翁哀猿透却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
人後來莫怱怱

玉篇驪馬
深黑色

夢弼曰白馬成鉄驪言白馬經
此泥淨中亦將為黑色之驪也

鳳凰臺

夢弼曰成川東南十二里有鳳凰
山即秦弄玉與簫史吹簫之地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

悠悠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

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飢寒日啾啾我能剖心

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

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

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飛下十

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

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羣盜何淹留

懇至不厭
○夢弼曰

按唐地理志武德初以同谷置西康州貞觀初
廢謂之西康者蓋嶺南亦有康州所以自別也
泮曰文王為西伯時鳳鳴于岐陽夢弼曰莊子
南方有鳥其名鵙雖夫鵙雖非梧桐不止非練
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又韓詩外傳黃帝致齋于
宮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長讀當
如子夢符曰瑞應圖曰鳳王者之嘉瑞夢弼曰
春秋合識圖曰黃帝坐元扈洛水之上與大司
馬容光等臨觀鳳凰街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
圖註元扈石室名也漢郊祀志黃帝為五樓十
二城以候神人邁曰鴻猷大道也鳳垂鴻猷所
以表大道也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李廡師友
記聞李太

白遠離別蜀道難與子美寓居同谷七歌
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下也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

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

脚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

從天來夢弼曰橡似兩切擬實也狙于餘切猿
屬食橡栗者也莊子狙公賦芋其即橡

子也鄭曰皴七
倫切皮細起也

長鏡長鏡白木柄一歌與子美二歌
喚長鏡豈不奇崛我生託子

以為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

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

歌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色字不得好非必人為我惆悵而有其

色○鄭曰饒劬銜切吳人云犁銖說文說也夢

謂之地饒又仁鑿切夢弼曰廣雅黃精龍銜草

也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或曰黃精當作黃

獨俗謂之士芋根惟獨穎而色黃故謂之黃獨

飢歲土人掘食以充糧余謂此非當以黃精為

正公嘗屢用黃精字按集中有太平寺泉眼詩

云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是也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

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鴛鴦後鴉鷓安

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

收兄骨趙曰公四弟曰穎曰觀曰豐曰占各在

他郡惟口從公蜀公在劍外有占歸

草堂詩云又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珠曰後漢

趙孝弟禮為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

瘦不如孝肥賊感其意俱舍之樂府他鄉各異

縣展轉不相見夢弼曰陶隱居本草鴛鴦大於

鴈似人家蒼鷺耳鴉鷓惡禽也鴉九頭詩有鴉

在梁毛萇傳禿鷺也珠曰左傳余收尔骨焉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

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

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猿為

我啼清晝

下問猿誤竹林誤但覺多一字更自哀傷音節適會○夢弼曰地理志濠

州治鍾離縣春秋特為鍾離子國楚地漢縣也按公集中有近聞常我妹迎在漢鍾離之句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

是此黃蒿景

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在窮

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

不來歸故鄉

何其魂招不來歸故鄉也○夢弼曰古城即是指同谷舊為西康州

也楚巫原放逐宋玉作招魂辭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龍從枝相樛木葉黃

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出拔

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為我

迴春姿

獨此歌迴春姿者願車駕反正之辭也心所同然千載如對○逸曰湫龍潭也

夢弼曰劉安招隱士云山氣龍從兮石崖峩洪慶善補音龍力孔切從音摠敏功曰樛乃枝曲

下垂貌夢弼曰蝮方六切六蛇也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

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

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情終曲仰視

皇天白日速

聲氣俱盡

萬丈潭

夢弼曰同谷縣有鳳凰潭一名萬丈潭蓋兩山危立其下泓澄萬丈

青溪合冥冥神物有顯晦

便合改視

龍依積水蟠窟

壓萬丈內跼步凌垠堦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

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

根虛無倒影垂澹瀨黑知灣深底清見光炯碎

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木壘

旌旂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

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閉藏脩鱗

蟄出入巨石礙

造意語

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

夢弼曰張平子西京賦在彼靈園之中前後無有根鏹淮南子出於無垠鄂之間許慎註垠堦

端崖也字或作鄂亦作鏹通用鄭曰瀨徒對切猶灣泡也水帶沙往來貌漢郊祀志登遐倒景

如淳註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脩可曰康協終南行楓丹杉碧壘旌立旆

發同谷縣

公自註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劔南紀行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况我飢愚人焉能尚

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柰何迫物累一

歲四行役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
雲迴首虎崖石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
無舊深窮老多慘感平生嬾拙意偶值棲遁迹
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間翮洙曰文子曰墨子無
黔突孔子無暖席師
曰公以昨歲自諫省出為華州掾今夏棄官發
華州秋客秦州冬離秦州至同谷又發同谷而
赴成都是一歲四行役也夢弼曰龍潭在同谷
公七歌云南有龍兮在山湫是也虎崖山名亦
在同谷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携童稚辛苦赴
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祈
寒為之喧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岳
外別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
虎豹聞屢躅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
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
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日
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媿洙曰首音
待謂命車

向西行也鶴曰栗亭鳳凰村皆在成州之境魯
曰蜀門即劍門也洙曰閣道即棧道也冬青今
之櫻柗也左太冲蜀都賦金馬馳光而絕景碧
難倏忽而曜儀炎口莊子目擊而道存夢弼曰
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時玄宗巡幸之後以蜀
郡為南京故公盛言其風物托之崑崙玄圃而
寄所
思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杳窅入
雲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
猿飲相喚水清石礪礪沙白灘漫漫迥然洗愁

辛多病一踈散高躅抵嶽崙洪濤越凌亂臨風

獨回首攬轡復三歎

洙曰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鄭曰礪魯水切嶽崙山貌上音欽下音吟

水會渡

魯曰一云水回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
何難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
笑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入舟已千
憂陟嶮仍萬盤回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
窮而不塞

遠遊令人瘦衰疾慙加餐

飛仙閣

夢弼曰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又酈元水經

註云大劔戍至小劔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謂之閣道

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
構牢萬壑歆踈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淡泊長
風中怒號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
卧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歎息
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五盤

魯曰請棧道盤屈有五里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
木踈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
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
闔戶猶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
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趙曰楊雄云水至清則無魚公據所見而反用之也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自

太古危途中，紫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欹，誰鑿浮
梁裊相柱。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百年不敢
料，一墜那得取。飽聞經瞿塘，足見度大庾。終身
歷艱險，恐懼從此數。趙曰：史心亂目眩，魏太祖
讀陳琳檄愈頭風，此借用。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草花，江間饒
奇石。石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迴群鷗，迴

欲稱暝色帶遠客，羈栖負幽意。感歎向絕迹，信甘

孱懦嬰不獨，凍餒迫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吾

衰未自由，謝爾性有適。

唐子西語錄云：子美紀
行詩如江間饒奇石未

為極勝。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已脩可曰：謝
玄暉封康樂公孫靈運襲其封，與何長瑜等以
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詩
家採康樂乃靈運，非玄暉也。

桔柏渡

鄭曰：桔
居屑切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竿濕煙漠漠，江水風
蕭蕭。連策動嫋娜，征衣颯飄飄。急流鶉鷁散，絕

岸龜鼉驕西猿自茲異東逝余可要高通荆門

路闊會滄海潮孤光隱顧眄遊子悵寂寥無以

洗心曾前登但山椒鄭曰策側柏切洙曰連竹索而為梁謂之策鶴曰成

都之策橋是也魯曰鵠喻舟船也龜鼉喻橋梁也驕壯也蒼舒曰釋文山頂曰巔亦曰椒

劔門

夢弼曰按地理志劔州劔門縣有劔山亦名大劔山目蜀出漢中道一由

此故以

惟天有設險劔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

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

萬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峩氣悽愴三皇五帝

前鷄犬莫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

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

吾將罪真宰意欲鏹壘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

惆悵

歎地險而惡負固者也○散文有所不能及矣○劔閣天下壯閣一作門鶴曰劔門

背有閣道張孟陽劔閣銘云惟蜀之門作固所鎮是曰劔閣辟立萬仞洙曰劔山生石皆北向

如拜伏狀趙曰劔門山雖抱西南而石角北向有面內之義蓋地形雖險而趨中原自然之勢

也詩其崇如墉張協玄武館賦云崇墉四匝洙曰蜀都賦云一人守隘萬夫莫向趙曰珠玉之

於中原必著走字者或曰古之言珠王雖無翼而飛無胫而行非謂人之所携持若飛走也岷山在成都之西青城山是也峩山在成都之西南峨嵋山是也遠人困於誅求而悽愴之氣見於岷峨以二山無情之物猶且悽愴則有情之民可知矣夢弼曰蜀舊為西蠻之地自三皇五帝以前鷄犬之深不聞乎中國至秦鑿岷峨以通蜀務在懷柔遠人遠人雖脩職貢而太古淳朴之道已喪矣至今英雄人謂如公孫述劉倫李雄孟知祥之徒皆乘中國有亂起而據蜀也

鹿頭山

夢弼曰唐志漢州德陽縣有鹿頭山高崇文禽劉闢處又有鹿頭關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

里豁遊子出京華劔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

喜原野闊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

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楊馬繼起名碑兀有文

令人傷何處埋爾骨紆餘脂膏地慘澹豪俠窟

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冀公柱石姿論道邦

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

洙曰自秦入蜀山嶺薰復及下鹿頭

閩東望成都千里豁然也夢弼曰公歷陟險阻至此豁然足慰飢渴之望趙曰天下一家皆為臣屬所借擬官闕已不復見故云失雙闕也夢弼曰楊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趙曰成

都富饒之地故指為脂膏也豪俠窟見郭璞云
京華遊俠窟而變其字耳夢弼曰冀公謂僕射
冀國公裴冕也時為劍南節度使陸凱傳宰相
國之拉石

成都府

驕驕桑榆日照我征衣裳

有何深意到處自然

我行山川

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

東流去遊子去日長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

喧然名都會吹簫聞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

川梁鳥鵲夜各歸中原杳茫茫

憤怨悲感天性綸至讀之默然

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

語次寫景註者

自古

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洙曰淵明歸去來辭景翳翳以將入趙曰桑榆晚日

也鄭曰填陟刃切定也夢弼曰曾與層同填或音田滿也洙曰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

考曾何足以又舊

散愁二首

又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

聞多

五字備盡蓋是江雨又是夜聞多字所以入妙句著意對

百萬轉深入

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希曰深入用孔

明表中語司徒謂李光弼也時乾元二年七月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以敗賊將留希德及收清夷橫野等軍加檢校司徒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報

關西戀關丹心破露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

路恐長迷洙曰并州太原也時王思禮為帥鶴

尚書郭城師潰惟李光弼王思禮軍獨完尋破

思明別將萬餘眾暨光弼徙河陽思禮伐河東

節度治太原持法嚴整士不敢犯洙曰薊北乃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

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

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

幽燕洙曰宋玉九辨草木搖落兮變衰題曰是

燕思明窟穴也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六

喜薛璩畢曜遷官

東坡別集詩評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此

老杜句也讀書頭欲白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萬事已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且生青眼為君明故人相尤尚青眼新貴即今多黑頭青山萬里將頰白骨肉十年終眼青白頭逢國士青眼酒樽開此坡谷所為也

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

黃常明詩話云老杜有用一字

凡數十處不易者如綠江路熟備青刻傲吃俯詩薛長席俯長流杖藜俯沙渚此邦俯去新四顧俯層巒俯頭俯淵溷層臺俯風冷游目俯大江江樓俯俯鴛鴦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者甚多不可具述復齋謾錄云唐六典左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

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事大則廷諍子美以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故奇賈司馬云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鳳引佳氣拂周旋奉酬嚴公題野亭云拾遺著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此兩詩所以言供奉也春宿左省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晚出左掖云避人焚諫草此兩詩所以言小則上封事大則廷諍也誠齋詩話有實字而善用之者以實為虛子美云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老字盖用趙充國請行行老之

誠齋詩話老杜劔門詩云吾將罪真宰意欲剗疊嶂與太白槌碎黃鶴樓剗却君山好語亦何異然劔門詩意在削平僭竊尊崇王室凜凜有忠義氣槌碎剗却之句但

覺一味麗豪耳故昔
人論文字以意為主

杜詩補遺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characters, possibly reading '國史' (National History).

